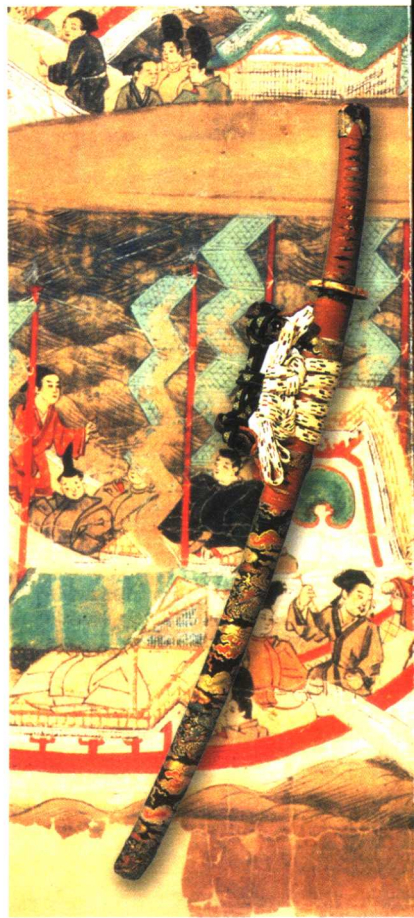


日边瞻日本

RI BIAN ZHAN RI BEN



东亚人文·知日文丛 主编：秦 岚

李长声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日边瞻日本

RI BIAN ZHAN RI BEN



东亚人文·知日文丛 主编：秦 岚

李长声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边瞻日本 / 李长声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2

(知日文丛)

ISBN 978-7-80211-363-3

I. 日...

II. 李...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4422 号

日边瞻日本

出版人: 和 龔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 (总编室)

(010)6656963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h t t p : //www.cctph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66 千字

印 张: 10.625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东亚人文·知日文丛”缘起

与异国的风土、文化亲近是一件有趣的事。在一块土地上生活的时间长了，那里的风土、习惯、文化会从知识变出滋味，引你品尝它的丰富和浓郁。

说一件有关“咸菜”的小事。初到日本，正值樱花满开的四月，第二天我就随丈夫去富山长庆寺参加赏樱会。赏樱的雅致且束之高阁，却说那“美丽”的套餐最后，还上来了一碟儿咸菜。我大惑不解：中国人不会用咸菜招待客人啊。但是，黄瓜茄子白萝卜鲜润适量，碟儿又朴素别致，我愉快地接受了，那浅渍的甘爽成为我舌尖长久的记忆。那之后，我时常会收到咸菜礼物，一包一袋的，京都的千枝渍、奈良的桂瓜渍、福岛长久保的紫苏卷，甚至盛暑和年底还有外地的朋友寄一两盒来。我很好奇：日本人干嘛这么迷恋咸菜？后来，我去了很多地方，走到哪里，都看得到大大小小的咸菜屋，我也学着日本人的样子，每去一个地方就买些咸菜送朋友，自称为入乡随俗。日子

长了，去日本人家做客的次数多了，我发现日本人收到咸菜，晚餐餐桌上就会摆出一盘来。一家人围坐着，边吃饭边聊上一阵子咸菜的话题。一家人吃着咸菜聊着咸菜，对寄咸菜的人怀着感谢之情。那份儿安恬，如口中的咸菜淡而醇，让你品味到“送送咸菜”背后自然而深厚的东西。

“送送咸菜”毕竟是小事，但道理相同。了解日本社会、日本文化、日本人的心理，都不是从书上看两眼，到日本掠一眼就可以获得的，需要生活在那个环境中咂摸的过程，需要把书本中的和个人理解的日本与身边的日本联系、认证并深化的过程，否则，你眼中、笔下的日本就很可能是“咸菜的颜色和碟子的形状”等外观的东西，而外观会不断“改观”的。

从深入了解出发的研究必将是切实、深入的。研究的终极境界是文化的相互丰富、融合，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尚行走在中途，研究的明确目的是为了本国的利益。众所周知，日本从古代开始就花大气力学习中国文化，从书本学习，派留学生现地学习。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存录的汉籍就有1568部，17209卷之多，那还是公元9世纪。之后一千多年过去了，日本人一直关注中国，日积月累，日本的汉学成了全世界中国研究的重镇。一架架有关中国的研究图书，从政治制度到文化习俗到语言文学到物产甚至到游戏，为日本人了解中国铺就了条条路径。《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相当一段时间，这个岛国，居然在和中国的交锋中占尽先机，这和日本人迅速而虚心地向西方学习有关，更和对中国的充分了解、研究分不开。

回过头来反观中国人对于日本的了解和研究,直到今天也只能说仍不尽如人意。很多重要的领域依旧留有大量的空白,误读与表面化解读、从自己方便的立场解释日本,或在误读之上厢情愿地“深入分析”等问题仍然存在。虽然1900年前后也曾经出现过留学日本的高潮,但我们留学日本,重点并不在于对近邻日本的重视和研究上,正如张之洞所说,是因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图的是多快好省曲线吸收西洋的知识,而把日本作为自己的关照对象加以认真研究的,不过数人而已。

这种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了很大改观。很多青年学子乘着第二次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浪潮,走出国门到日本留学。他们或学业有成,归国服务,或扎根扶桑,成为新侨。就是从这批留学生中间,涌现出了一代新学人。“东亚人文·知日文丛”的作者就属于这一代学人。他们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一是旅日时间长,多者近20年,少者也有数年以上,有丰富的现地生活经历;二是赴日前大都已经打下深厚的学术基础,学有专攻,看世界看问题各有视角;三是大都把自己研究的焦点对准日本本身。他们能够把“深入了解”的日本在重新阅读史料和思考中将细节的日本提升到深入的研究层面。日本有个说法叫“石上十年”,可以说如今他们都到了收获的季节。把他们的果实采摘到一起呈现给社会,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东亚人文”是“清华东亚文化讲座”着手编辑的系列丛书。这套丛书包括学术研究、典籍资料、文化译丛等，“知日文丛”是其中有关日本的文化随笔系列。“清华东亚文化讲座”从2004年创立起，便着力从多种角度来讨论东亚问题。伴随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发展，伴随中国的文化复兴，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重新思考东亚问题，是“清华东亚文化讲座”致力探索的方向。我们深知，如何对待历史，如何面对今天，如何面向未来，这些存在于中日之间的大问题，并不是这套“知日文丛”能够解决的，我们只是期望这套丛书的编辑和出版，能够给愿意思考这些问题的读者朋友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and 参考。

秦 岚

2007年5月15日

■ 闲话日本



日边瞻日本

云里望云端

远游劳远国

长恨苦长安

日本的国号

日边瞻日本

云里望云端

远游劳远国

长恨苦长安

辨正作《在唐忆本乡》，收在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中。诗前有汉文小传：

“辨正法师者，俗姓秦，性滑稽，善谈论。少年出家，颇洪玄学。大宝年中，遣学唐国。时遇李隆基龙潜之日，以善围棋屡见赏遇。有子朝庆、朝元。法师及庆在唐死。元归本朝，仕至大夫。天平年中，拜入唐判官，到大唐见天子。天子以其父故，特优诏厚赏赐。还至本朝，寻卒。”

此诗引人注目之处是“日本”二字。日本宪法定国号为“日本国”，日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叫日本的呢？

“大宝”是文武天皇的年号。公元701年，三田五瀬谎称在对马提炼出黄金，天皇大喜，改年号为“大宝”。日本正式采用年号是645年，即孝德天皇的“大化”，此后断断续续，自“大宝”才

制度化,以至当今的“平成”。大宝元年,参照中国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从此确立中央集权体制,小帝国像模像样了。信心满满,于是时隔33年重新派出遣唐使。翌年6月,遣唐使船从与大陆相通的门户筑紫启航。因为跟朝鲜半岛的新罗打过仗,关系紧张,不能走北路,只好冒更大的风险走南路和南岛路,驶向长江口岸。《续日本纪》里这样记载:执节使粟田真人一行到了唐国,有人过来问:

“你们是哪里来的使节?”

“我们是日本国使,这是什么地方呀?”

“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

“原先是大唐,现在叫大周,国号怎么改啦?”

“永淳二年皇帝驾崩了,皇太后登基,叫圣神皇帝,国号大周。常听说海东有一个大倭国,是君子国,人民活得富足快乐,讲文明,懂礼貌。现在见到你们,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看来真是那么回事哩。”

问话的人聊了几句,“语毕而去”,不会是海关人员。大概他认为改朝换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则,无须问一句“原先是倭,现在叫日本,国号怎么改啦”,迳把大倭国和日本当作一回事。可是,遣唐使到了长安却有点麻烦。据《旧唐书》记载:“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对于国号非常重视,但问来问去,日本人支支吾吾。大唐朝廷作

出三种揣测,最终认为“日本国”与“倭国”是两回事,以致分别列传,把真人来贡当作日本国第一次通使。虽疑焉,但圣神皇帝也不以为怪,还赐宴德麟殿,吃“中华料理”,并且给粟田真人封了个司膳卿。

《续日本纪》是797年纂修的正史,接续《日本书纪》,记697年至791年之间的史事。从上面引述的文字来看,中国改了国号,日本使臣觉得很奇怪,至于本国的国号,明知中国人如堕雾中却不辩一辞。究其原因,恐怕是那时日本对国号并没有明确的意识。607年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国书的抬头写得蛮浪漫:“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没有国号。“多自矜大”,与大隋天子平起平坐,炀帝读后不悦。后世当作摸老虎屁股的壮举,很喜欢渲染此事,但隋炀帝不过对外交部长说了句以后不要再给我看这种无礼的东西而已。小野妹子再度使隋,国书的写法改为“东天皇”、“西皇帝”,还是没有国号。粟田真人的遣唐使团中有一位山上忆良,日后大大的有名,回国前写了一首和歌,其中有“早日本边”的字样,这个“日本”读若 yamato,即“倭”。粟田真人于704年回国。720年编就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是面向国外的史书,书名使用了“日本”。日本人创造“日本”这个汉语词,读音和“倭”字相同,实质上只是改变了对外表的汉字标记。可能正因为这一点,日本人不认为国号有变,却习惯于易姓革命的中国人难以理解。尽管莫名其妙,但名从主人,大唐很快就叫开了,似乎没有人反感其美称,偏坚持叫倭国或倭奴国。753年以藤原清河为团长的遣唐使团返日,李隆基赋诗

送行，题目是“送日本使”。诗云：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涨
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

此诗见于《全唐诗逸》。江户时代汉诗人市河世宁从日本存留的中国典籍中搜辑唐诗，成《全唐诗逸》三卷，于1804年付梓。其中八十二首是《全唐诗》里没有的，中国在1823年翻刻。“矜尔畏途遥”正是《旧唐书》所谓“太宗矜其道远”——考虑到道远途遥，九死一生，太宗告诉下边管事的，不要叫日本年年来朝进贡，但日本人似乎从古到今也不曾领会这种外交气度。

辨正俗姓秦。据《日本书纪》记载，秦始皇的子孙弓月君率120个县的百姓东渡日本，所以他祖上东渡也有些年头了。辨正在大唐娶妻生子。次子朝元回国报效，赐姓忌寸，受命培养翻译人材。733年他也成为遣唐使的一员，重返中国，那时李隆基早已是大唐天子，念他老爸的旧情，赏赐特别厚。辨正的诗写得挺伤感，好像有家难归、报国无门似的。

日本为何无宦官

日本有一个叫桑原鹭藏(1870—1931)的,大正十二年(1923年)写了一篇8000多字的文章发表在大阪的报纸上,题目是《中国的宦官》。他说:

“独我国自隋唐以来广泛采用中国的制度文物,但唯有宦官制度不拿来,这不能不说实在是好事。英国的斯坦特曾发表论文《中国的宦官》,一语道破:东洋各国如此普通的宦官制度,在西洋却不太流行,这完全托基督教的福。然而,我国丝毫不指望宗教的力量,竟然不沾染此一蛮风,岂不更足以自负。我们就此也必须十分感谢我国当时先觉者的思考辨别。”(见《桑原鹭藏全集·东洋史说苑》)

中国人对宦官没好感,也就情不自禁地佩服一下日本人,虽然如今电视上宦官与和尚露脸,皇帝并奴才争风。宦官固然鄙陋,但是把朝廷衰亡归罪于他们的“非人性”,似不无儒家观念的偏见。宦官或阉人当中也不乏伟人,如司马迁、蔡伦、郑和。到了皇帝身边就变坏,或者变坏了才能到皇帝身边,问题未必先出在阉了他。就宦官制度来说,日本的确很值得庆幸。不过,没学中国的地方多了,以为他们什么都学,都学得来,那才是一种误

解。没学并不就表示比中国高明，倒可能是过于落后，却歪打正着，坏事变好事。其实关于宦官这件事，直到这位桑原鹭藏，好像日本人从未评论过对错好坏。

一场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大清帝国，总算出了一口压在心头千余年的恶气，但是要彻底走出中国的阴影，还必须从文化上打垮。枪杆子，笔杆子，翻身靠这两杆子。桑原鹭藏是东洋史学者，充当笔杆子，大写《中国人辩发史》、《中国人吃人肉风习》、《中国的宦官》什么的。似乎说中国的坏，便反证了日本的好。中国何以有宦官？桑原写道：“中国人是嫉妒心极强的国民。读《礼记》等就很容易了解，他们从前为避免男女之间的嫌疑，制定了超乎我们想像的种种神经过敏的礼仪和做法。在如此气质的中国人中间，作为避免男女嫌疑、慰藉嫉妒心的手段，以至使唤中性的宦官，或许是顺理成章。”40年后，三田村泰助把桑原的文章敷衍成书，题为《宦官》，“终章”试图给先觉者的思辨做一个注脚，触及日本为什么不曾有宦官。照他的意思，宦官是伴随征服异民族这一现象而发生的，日本古代社会不曾和异民族广泛接触，更不曾征服他们，其原因，日本的自然环境是岛国，成为造不出宦官的决定性条件。日本积极输入大陆文化的时候是唐代，作为宦官来源的宫刑早已在隋代废止，唐代五刑是笞、杖、徒、流、死，所以日本没的输入，也就不曾有宦官。其后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不可能再搞这么残酷的勾当。

陈寿著《三国志》记载了日本的前身——倭国，虽然西尾干二们在《国民历史》一书中说没有史料价值，信口雌黄，但是就

考古学成果来看,这部史书所言不虚: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马是4世纪末叶带入日本列岛的。日本园艺颇发达,对动物品种的改良却大大落后。日本古语里没有表示去势的词语。梵语称阴茎为魔罗,日本人以为切去阴茎就绝了淫欲,便叫做“罗切”。1898年柳泽银藏才著有《去势术》。势(睾丸)由人予夺,家畜从本能上顺从了人类。有日本人观察秦始皇陵墓的马俑,说那些战马都去了势。1577年淡河弹正抵御丰臣秀吉的进攻,预备了五、六十匹母马,两军对阵时放将出来。丰臣的五百铁骑秉公而有势,勃然大乱,不战自败。18世纪20年代,德川幕府从中国和荷兰买进马匹,荷兰兽医和中国人沈大成也先后来日本传授养马及骗马的知识。八国联军进北京,日本军马没骗过,在队列里尥蹶子,为“罪文化”的欧美兵大加嘲笑,于是“耻文化”的日本陆军把军马统统骗它个球的,就此“入欧”。

或许像《三国志》记载的那样,日本女人不淫,不妒忌,那就不需要阉割了男人以维护她们的贞洁。大人物拥妻四、五,未至三千,偷春也防得过来。性之成为享乐乃至特权,是人类进步所致,倘若未彻底脱离原始,出于本能,猫不发情不叫春,男人也不淫。但是把事情往文化上说,日本历史上毕竟少了一样宦官文化。据汉字研究家白川静考证,“羌”字在公元前14世纪的甲骨文里是切断阳具的象形。汉代犍牛,可能像西班牙斗牛,利刃一挥,割下奔牛的巨势。宦官也是官,当官发财,自宫者代不乏人。以前在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见识过剿猪,由贫下中农执刀,一小手术而已。日本人淫巧,当然不会学不来。之所以不学,或如

文化人类学家石田英一郎所言：去势本来是一种畜牧技术，被文明国家应用到宫廷生活中来。从文化史或文化圈来看，大陆文化要素未传入日本或者日本未普及的，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属于畜牧性文化系统。

和吃肉的游牧民族相比，日本是吃米的民族，畜牧业从未发达。虽然弥生时代也养过猪，但不知何故，平安时代以降，直至17世纪，不再饲养。普遍吃鸡，以至大街小巷卖“烧鸟”，是江户时代以后的事。吃“牛锅”更是拜文明开化之赐，但到底压不过吃鱼，他们吃鱼内脏，却至今不爱吃猪牛下水。这样的民族自然不关心阉割，不会骗马，也不会骗人，终于没骗出宦官来。